

● 博格达文学丛书

郎库山那个鬼地方

赵光鸣中短篇小说

赵光鸣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博格达文学丛书

郎库山那个鬼地方

赵光鸣中短篇小说

赵光鸣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郎库山那个鬼地方:赵光鸣中短篇小说/赵光鸣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8
(博格达文学丛书)
ISBN 978-7-228-12826-6

I.郎… II.赵…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171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2(发行部)
	0991-2813860(编辑部)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总 序

博格达是天山的一个主峰。博格达峰上的雪融化为水,为新疆土地的美丽和丰饶,一直在默默奉献着。文学如水,润物无声,同样浇灌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世界。这么看来,用博格达作为一套文学丛书的名字,确实是比较贴切的。

《博格达文学丛书》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抓、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策划、新疆人民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文学书籍。一共收录了六位作家的十本著作,总计有二百多万字。《博格达文学丛书》推出的都是目前新疆各个文学门类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周涛和刘亮程的散文、董立勃和赵光鸣的小说、韩子勇的文学评论和文化随笔,还有沈苇的诗歌,都在新疆新时期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新疆的各项事业一样,六十年来,在党的阳光普照下,通过各族文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新疆文学事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数量到质量、从体裁到题材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作家协会成立,只有会员七十多人。如今,各民族会员已达到两千人。发表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已多得无法统计。其中许多优秀作

品，也成了在全国范围内被关注的经典。

文以载道，在我国社会前进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在每一个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文学一直发挥着启蒙教化宣传鼓舞的重要作用。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始终是中华文明史的骄傲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和心灵。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对自治区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始终高度重视，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诞生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理应得到关注、尊重和推崇。《博格达文学丛书》的出版，正是我们这种意愿的表达。

新疆文学是天山顶上那片圣洁的白雪，也是雪水消融后在戈壁大漠间奔腾的大河。这条大河，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的汗水和心血汇成的。由于篇幅所限，《博格达文学丛书》无法将更多新时期优秀作家的作品入选，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如章德益、韩天航、丰收、王刚、巴格拉西、阿拉提·阿斯木、夏木斯·胡玛尔、叶尔克西等，都取得过显著的创作成绩。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不能忘记那些已经逝去的文学老前辈，如艾青、刘萧芜、王玉胡、安静、邓普……还有曾经在新疆工作生活过的著名作家，如王蒙、陆天明、杨牧、周政保、红柯……正是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新疆文学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发展繁荣。

这是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祖国的一块博大的土地，伟大的时代和热土，必将会催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我们殷切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在我们辽阔壮丽的新疆，有更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诞生。

李 屹

2009年8月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短 篇

绝活 / 003

净身 / 016

郎库山那个鬼地方 / 023

野味馆子 / 036

田园乐 / 049

大鸟 / 061

凉州客 / 073

远天远地 / 078

八里墩 / 087

蚁王 / 100

洪马的艳遇 / 112

中 篇

鬼村——一棵树 / 125

穴居之城 / 167

三番的岁月 / 196

民国时期的盘子 / 228

帕米尔远山的雪 / 247

飞来横祸 / 291

后 记 / 310

短 篇



绝 活

延寿从茭茭滩那边走来那阵，王顺、布袋这伙人正圪蹴在土圈墙下面晒太阳。才过清明，从大草甸那边刮过来的风有点冷。他们一满袖着手，像猫一样蜷着身子眯缝眼。他们懒得下地做活了，就这么晒太阳。

他们听见有人吼山曲儿呢，就都懒洋洋地睁开一点眼缝，就模模糊糊看见走远路的延寿。他在天空底下大步流星地走，昂着脑袋，朝天空边走边吼哩。

薛仁贵征东没征西
不知道杨满堂反的
我心里没有丢你的意
咋知道你丢下我的
.....

他们听着就有些亢奋起来，便一齐竖起脑袋，像羊一样望那人。

“过来歇一歇啊老弟！有凉茶莫合烟哩！”王顺朝那人喊一声，露出两排友好的黄牙齿。

延寿在路口那儿犹豫一下，就走过来了。他肩上斜挎个烂铺盖卷儿，锅碗瓢盆在身后叮当乱响。他长得英眉俊气，笑得很可人。他在王顺身边圪蹴下，王顺就吩咐蚕豆给倒茶，毛眼儿给他递了一大海碗茶水，又解开馍兜子，给延寿一只大杂面馍。

延寿一口气喝完一大海碗茶，朝毛眼儿几个女人笑了笑。他往嘴里塞馍的时候，对王顺说，他是从沙洲那边过来的，想寻个好点的去处，就一路寻了来。现在他往西甸去，听景化的老乡说，西甸不错，地肥水美，还出金子玉石哩。

王顺朝天上喷口烟，他看延寿嚼馍嚼得挺香甜，忽然就有了一个想法。女人们也看延寿，看他的俊模俊样，看得有些肆无忌惮。布袋看了一阵延寿，就盯住毛眼儿，眼光像两只锥子。但毛眼儿目不转睛只顾看外乡人，布袋就越盯越是愤怒，他真想把毛眼儿那对骚眼睛挖出来，当尿泡一样踩。

“你山曲子唱得不错，比马癡子马相公唱得还好，我就爱听个戏文山曲子，我不奉承你，你真是唱得不错！我们这里的人都爱听个戏文山曲子……”王顺说。

“我胡乱吼哩！”

“不是胡吼，你不是胡吼，你是个唱家，你吼得入耳，吼得有板有眼。”

毛眼儿说：“他能吼，就让他再吼一曲嘛，大伙儿都想听他再吼一曲哩！”

延寿一抹嘴，亮闪闪地望一眼女人，对王顺说：“那我就献个丑，再吼一段，多谢乡亲们茶饭款待！”

他说着就站起来，扔了烟腔，给众人打个媚眼，学了一段娘娘腔。

阳山麦子阴山荞
你是蜜蜂采新巢
蜜蜂采下新巢了

旧巢门上不来了

我家门前一树槐
手扳槐树望你来
等你三年不来了
平川望成石崖了

延寿唱毕，朝王顺和众人拱拱手，说：“献丑献丑，天不早了，我赶路去呀！”

王顺拉住他，说：“我说，西甸你不要去了，那有个屁的金子玉石！你就留我们芳甸吧，这就是我想给你说的话，我诚心实意留你，你这人金贵，不是谁都能留，你，我实心想留，日子过得凄惶了，你这样的人就显得金贵！”

众人一齐附和，毛眼儿和蚕豆跟着起哄，脸红红的像红柳花。

王顺说：“癫子老汉刚死了，房子空着，你要乐意，现在就跟我进村，我诚心实意留你，西甸还远得很，那鬼地方去不得！”

延寿当然乐意。他朝女人们眨眨眼，笑了笑，就跟着王顺往村子里走。

布袋望着延寿跟王顺走远了，往土墙上使劲啐了一口浓痰。

“我饿了！馍呢？我日你妈我的馍呢？”

他让自己吼得威声武气。毛眼儿轻蔑地刺了他一眼，把馍兜子扔过来。

“贱货！骚货！”

布袋气急败坏。他掩饰不住。他让自己圪蹴下，双手抖着往嘴里塞馍，馍渣像墙皮一样往下掉。

“心里不豁爽！”蚕豆给毛眼儿挤眼睛，“你让他心里不豁爽了！”

“我没有让他不豁爽，我不知道他为啥就不豁爽了。”毛眼儿笑了笑。她的心飞进村子里去了。她不在乎男人豁爽不豁爽。

“贱货！贱贱……骚骚……货！”

布袋涨红了脸。向着天空鸡啄米一样撞自己的脑袋，他一生气就这样。

延寿就住在癫子老汉的马号房里。

延寿白天去翻种相公老汉那点地，晚上就在马号房里给人们吼山曲儿唱戏文。老汉留了把胡琴，延寿会锯，边锯边唱。他会唱秦腔、花儿、莲花落，武都、康县、礼县山曲儿也会，还会说古，封神榜、瓦岗寨、刘关张、窦尔敦，他让人听得如醉如痴。

延寿盘腿坐在土炕中央说、唱，绘声绘色，抑扬顿挫。一屋人影幢幢，痴痴的如同泥胎。他讲到要紧处就打住。第二天晚上人们就又来，还不空手，咸菜、油泼辣子、锅盔、蒸馍……戏及故事不能白听，延寿是个光棍呢。

布袋也来听。他忍不住要来听。驴日的说书说得太好了！

他给延寿带了捆老烟叶。他看见毛眼儿的骚样，就往烟叶上啐了一口，还把烟叶往屁眼上对了一下。他觉得这样心里顺畅了一些。

布袋把自己藏在靠门的杌儿里，油灯光照不到他，他竖起耳朵听延寿说唱，努力不看自己的婆娘，看一眼，他就十分生气。他的婆娘目不转睛看延寿呢，她跟延寿面对面，她用眼睛勾延寿，她朝他笑。她希望延寿也看她。延寿一看她，她就美得像吃了蜜，脸灿烂得像朵桃花。

布袋往家走的时候骂自己的婆娘，他追着她骂。

“骚孔雀一样！你一见他就想开屏哩！”

毛眼儿不想理他。她知道他气不顺。

“你又不豁爽了。”她说，“你何必给自己找不豁爽呢？我不过想听听戏文，我跟人家又没弄出个甚……”

“你敢跟他有个甚？你还想跟他有个甚哩！”布袋捏紧了拳头，两眼瞪得像对铜铃。

“我不敢，我有多好一个男人哩！”

“他只配闻我的屁眼儿，他尿毛不是！”

“你能，天底下就你最能！”

“一个贼盲道，驴日的他还收礼哩！”

“你自己要送人家烟叶，你又说这话！”

“我让他闻我的屁眼儿！他只配闻我的屁眼儿！”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你就会弄这事，你不是个男人！”

他们每回都吵得很不愉快。往炕上躺下，布袋就有些后悔。他想扳毛眼儿的屁股，摸她的羔羔，他想好好骑一骑她。但女人坚决不让他得逞。女人有自己的心事要想。她想如果扳她的是延寿，她就会像朵莲花一样，把整个身子都给他打开。

这是个阴天。

一大早，布袋把猪圈里的小母猪吆赶上驴车，然后把猪扳倒，用麻绳捆紧。他要去趟西凉户，给猪配种。这事不能再拖了。他望望天，凉凉地有几点雨飘过来。这天正好赶路。

毛眼儿望见布袋变得越来越小，草海最后淹没了他。她就让自己笑了笑。她让自己站在镜子跟前，她觉得镜子里的女人太冤枉了。

她给延寿包了五个油盒子，拢了拢自己的乌黑头发，袅袅地往马厩走。延寿在棚圈里，正给车户王德的枣骝马钉马掌。他看见毛眼儿好像有点意外，咧嘴笑开两排白齿。王德在马屁股后面也笑了一下，笑得有点怪。

王德牵马出棚的时候，又那么笑了一下。

毛眼儿觉得不能不说话了，就说：“我家里有只芦花公鸡，我来请你帮我剋鸡，延寿你有空吗？”

她冲着王德的脑勺说。

延寿大口吃着她的油盒子，炯炯地盯着她的胸脯。

“你该把鸡抓来，你让布袋抓嘛……”

“我抓不住它，那鸡凶得很，布袋去西凉户了，正在路上走哩……”

她说，她瞟了延寿一眼，脸就红了，红得像块绸布。

延寿停住了咀嚼，忽然笑了起来：“哦嗬……哦嗬！那我们走，我带上劊鸡家什！”

延寿让女人先走，他跟在后面。他望着女人的细腰，像柳枝一样摆动，风从草海上荡过来，满世界都是好闻的草稞味儿。

延寿把那只大芦花公鸡夹在榆木板子上，然后给鸡扣了几道扣。他的劊刀十分锋利。他在鸡腿根那儿挤了几下，劊刀准确地扎下去，很快就挑出两粒芸豆一样的东西。

“从今往后，它成鸡相公了！”

他笑起来，挥手划了一个弧，那两粒肉豆像玻璃弹子闪闪地滚了几下，落在猫食盆边的草窠里。

毛眼儿给他端来一盆水，让他净手。延寿从她的领口那儿往里看，那里面是一条很深的沟。他好像想都没有想一下，就让自己的手伸了进去。

事情开始得就这么简单。他把女人抱起来，一脚踢开房门，径直闯进里屋。他们一起做了那事，做得淋漓尽致，肆无忌惮。

“你的盒子味道不错！”延寿涎着脸子说。

他捻掌了一下女人白绸一样的腰身，他想他该走了。他吹了一声口哨，扭身看见窗口有个人影，吓得全身缩了起来。

他看见蚕豆快地往院门走。

“是蚕豆，她把咱们的窗根听美了。”

女人一脸潮红，她光身子堆在炕上，像堆棉花。

“听了听去。”女人说。

“该把院门闩上的，真忘乎所以了！”

他说完就走了。

这时候雨已经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大草滩明一块，暗一块，满鼻子都是百草万物的香味。延寿的心情很好，他看见蚕豆在前面走，止不住吼了一段。

月亮上来一张弓
你把野花别当真
手帕丢在河心里
迟迟早早一场空

蚕豆回头朝他笑了一下。

蚕豆一笑让他心里一激灵，他往四周看了看，没有人。他让自己快走几步。

“蚕豆你跟我走，跟我去马号！”

“凭甚我要跟你去哩！凭甚哩？”蚕豆的样子像是跟他撒娇。

“你把窗根听了，就凭这，听了不能白听！”

“我找毛眼儿借红曲香豆子蒸馍呢，院门大开着，我咋知道你们……”

“你撞上了更不能放过你，我得让你把嘴闭上！”

“我满世界宣扬，让人们都知道你们弄的好事！”她笑着说，“太骚声浪气了，你们……”

“我让你也骚声浪气一回！”延寿嬉皮笑脸说。

他明白女人们的心思。蚕豆不由自主，像鬼牵着一样跟他走。

“真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人，他让人舒坦得不想活了。”

蚕豆后来跟毛眼儿这么说。她们忍不住想说。

月亮是个黄月亮，满世界都是蝓蝓的叫声，它们躲在草窠里、墙缝里叫，尖锐得刺耳，像磨石刮镰那种声音。布袋的心情不太好，他刚听了延寿的“枪挑小梁王”，可心情还是不太好。他站在马号大院门口，他想跟人说话。人们黑幢幢鬼影一样从面前走过去，他瞪圆了眼看。终于等到了咬劲，咬劲的样子更像个鬼。

“我把毛眼儿捶了。”他说，“我不让她到马号来，她非要来，我就捶她！”

“我也是，我不捶她，我拧蚕豆的大腿，大腿里侧的肉嫩，我一拧她就承认了，她说我不是个男人……日他的她跟我说这话！”

“毛眼儿也这么说我，她羞臊我哩！”

“男人们最怕这么羞臊，谁也受不了这么羞臊！”

“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不能连个响声都没有！”布袋说。

他朝天上望一眼。他不想看咬劲的熊样。咬劲的样子非常猥琐，像只蛤蟆。

“我猜不透女人，一辈子猜不透，她们到底想要个甚呢？”

咬劲好像想哭，他嗓子干燥得冒烟，就使劲咽唾沫：“她们都说延寿好，延寿把她们的心都弄花了……”

“他延寿驴日的有甚哩，他驴日的不就是会唱个戏文说个古吗？他以为他是个甚？他以为他是个皇上哩！”布袋鄙夷地说。

“女人的心思真摸不透，她们都想要……要那些影子一样的东西……”

“你说的个深奥！”布袋说。他的声音像是从地缝里飘出来的，好像不是自己的声音。

“连朝贵、五庚的媳妇，还有玲子，黄花闺女哩，看延寿的眼神都不对头，女人呢，世上的女人！”

咬劲看不清布袋在嗑牙，他让自己叹了口气。他听见蚰蚰和蝓蝓铺天盖地地叫，大草滩的微风像打摆子一样忽凉忽热。

“这事情不能就这么完！驴日的太张狂了！”布袋说。他好像费劲想了一会儿。

“那你说咋办呢？”咬劲说，他又叹了一口气，“这事是想不得，自家的女人，平白无故就让人睡了……这事不能细想！真是不能想！”

布袋的牙嗑得很厉害。他让自己不要嗑，可就是止不住。咬劲感到奇怪，眼睛像黑窟窿一样盯着他看，幽幽地发亮，像猫眼。

“你嗑牙哩！你身上发冷吗布袋？”

“我不冷！我啃延寿的骨头吸他的骨髓呢！”布袋忽然觉得自己